

人
心
人

之十

朱雀橋邊野草花。烏衣巷口夕陽斜。
舊時王謝堂前燕。飛入尋常百姓家。

劉禹錫·烏衣巷。

再生

從前^{每天}紀露香和娟娟^在五月花下^{雨人}班^坐，總是一塊兒回
家的。有時候夏天夜晚，她們^便叫一輛三輪車，慢慢
蕩^地着坐回她們^常去。現在不同了，
現在^常紀露香一個人先回^家，弄好^車，等着^{娟娟}。
有時候一等就等到天大亮，^直等着^{娟娟}。
這間^{金華}公寓，是紀露香花了半生^{積蓄}買下來的。
在上^海年青的時候，紀露香在生意浪上確實摸過幾之^錢。
她^和五^寶、雪^芳老六幾個人都算^得是萬春樓的紅倌人了，可
是^逃難出來，^老得^精光，^只剩下^對翡翠^耳。
鑽^子還一直帶在手腕上。那^對翡翠^耳，^是她^和五^寶結
拜姊妹的時候，^五寶送給她做^表記的，經過^多次^風險，

(24x25)

孔雀牌

腰好像斷了
一樣。

No. 3

老紀，你怎麼又落到這種地方來了？
她還能說甚麼呢？只得苦笑了一下答道：「
九哥，這是各人的命吧？誰又能個個像六哥那
樣呢？」

萬春樓裡她那一伙人，就雪芳老六一個
人得到了善果。盧九老早就把她贖了出去，這麼多年，
金戴銀，連句重話也沒得的。她們都說，雪芳
老六是前世修得的，像盧九那樣的心腸的男人，這個世界
還到那裡去找？盧九掏出支票就要簽字，她揪住他的手說
道：「九哥，不必了，這錢不用了。」
她要盧九的錢幹甚麼呢？是錢也治不了她的病。她

的一腔心事他們男人家是不會懂的。有一天她在雪芳老六
那裡打夜牌，打兒都快天亮了。雪芳老六的臉都累得發了
黑却還要留住她吃宵夜聊天。雪芳老六和她兩人對坐着，
東北西北的，突然間雪芳老六却推着腰胃長長的嘆了一口
氣說道：「

老紀，我到底上了多少年紀？累不死了。幾圈牌，
腰好像斷了。從前在上海，你一個，我一個，還有五寶
，那時候不鬧到通宵？那種日子！
五寶最愛打夜牌。——
她笑着應道：「低頭，鼻腔裡卻氣冒出了一陣酸楚，
兩行淚珠早滾落到面前那碗稀裡去了。她從雪芳老
六那裡走出來，寒風飆的，連才條褲也抖不到一輛車子

(24x25)

R.W.

雪芳老六
一直
做得好

孔雀牌

Cancel

那時她
人
了
房
向

4.

路上一個人也沒有，天都暗了，一彎月鉤子，流
 流的一個人，~~也~~落着，流着，走了幾條街，才叫到一輛車子
 。那時她正跟幾個酒友，全住在一塊地，她回去的時候，
 她怕老早睡得七橫八豎，鞋子也沒脫，是靠在床上，
 把她那一雙手伸了出來。她從前她那雙手在她們姊妹
 淘裡去是有名的，一雙珠砂掌，白裡泛紅，不曉得從甚麼
 時候起却變得黃瘦了，只有五寶送給她的那雙翠翡翠
 鍋子，却仍舊像她的。她撫弄着那雙翡翠鍋子，直心裡頭
 算了一算，五寶死了已經十年了，平常不提是不過得的
 五寶甚麼都好，就害在她的脾氣上，像一盆烈火，
 她一勸她，五寶就撈起袖子，把根脖子擰到她
 面臉上，冷得她天寒。

老他，這是命！

五寶那雪白的臉頰上，一個個銅錢那麼大，一排焦
 黑的大炮子，都是華三那桿煙槍子燒的。華三那管
 那煙槍打下來，簡直是取命，可是五寶從來也沒討過饒。
 有一次，一個白相人來已五寶的局。五寶是個癆病鬼，那
 天又過癩，她躺在床上不肯去。那個白相人在華三
 臉上一拍，手就是兩個巴掌，腳下飛過去，把華三
 煙槍上那隻那燈罩，打得粉碎。華三氣呼呼的跑到五寶
 房裡，一把揪住五寶那一頭長髮，把五寶從床上拖下
 來，一直拖到他房裡。把房門反鎖了起來。她連半
 的門也推不開，後來她跑到窗戶口，墊起腳去，她看見
 華三揪住五寶的頭髮，像一般，一劈頭，一劈頭，一劈頭

一隻手

推

另一隻手

孔雀牌

对东西上，你替我戴着，~~我~~于日後把孔替我这个小牢坑上

5生

她以为五宝病挪走了，请那鬼神神鬼念的法。那晚她

特别不放心，五宝睡在一起，~~一~~天悟

亮的时候，前所一惨叫把她从梦里惊醒了起来，顺手

一摸床是空的。她~~到~~连跌带滚跑到前~~面~~，~~草~~三那

姐坑前面~~用~~满了，五宝~~在~~上面，~~嘴~~上~~插~~满了~~草~~

焦黑的鴉~~行~~雷子。~~几个~~她~~才~~她

鋪

五宝死後，他靈香好像~~也~~得~~到~~了~~那~~大病~~的~~起

来，~~因~~隔了~~一~~世~~的~~意~~不~~出~~那~~裡~~難~~得~~一~~就是~~把~~個~~心~~給~~病~~

如日

心的

木了，直到~~一~~身~~前~~那~~天~~晚上，她~~到~~她~~才~~得~~地~~的

第二生又向~~她~~了。

那天晚上，在五月初~~一~~，她走到三樓三三~~三~~問查

看，一堆~~門~~進去，猛~~抬~~頭，正看見~~她~~站在那~~唱~~

房裡~~一~~桌~~有~~半桌~~白~~在~~狎~~裏，他們正在~~和~~

那些~~馬~~七~~摸~~的~~摸~~好，一~~房~~子的~~烟~~，一~~房~~

的~~酒~~氣，誰也沒有在~~你~~唱~~唱~~。她~~站~~在~~房~~的~~角~~

背後~~個~~三~~人~~的~~隊~~，~~在~~那~~邊~~一~~排~~的~~身~~

，~~身~~頭~~那~~個~~林~~三~~郎~~，~~眼~~着一~~雙~~淡~~惺~~得~~快~~要~~睡~~了~~的~~

眼睛，拉着~~那~~架~~十~~分~~破~~舊，十分~~遲~~滯的~~手~~風~~琴~~，在~~那~~

娟娟~~伴~~奏~~那~~是~~孤~~意~~花~~。娟娟仰着~~面~~，微~~閉~~上~~眼~~睛，~~緊~~

着~~眉~~，~~双~~手~~交~~叉，~~抱~~着~~肩~~膀，~~舌~~音~~細~~聲~~的~~，~~如~~你

(24x25)

孔雀牌

台灣小調

在唱她自己的歌：

月斜西月斜西

——

青春樣樣人愛

——

她

她

她

過她一兩面。可那一刻，不知是

模樣

，那腔調忽的方言，那種

，會陡地看得她心窩裡一折。

五里，五里比娟娟矮俏，可是她們兩個人

是矮矮的，下巴，高高的，

起戲來——尤其她們兩人出堂差，

去盂蘭盆，五里唱茶唱雪的時候——

那麼仰着面，閉起眼，

唱出許多怨婦事似的，兩個人都有那麼一股

娟娟一唱，早競一個日本狎客

不推讓，那些狎客拿大杯，她也拿大杯，

也跟着，

仰着面，

神情。

高跟鞋走出去，

却看出来，娟娟走路腳下已經打

別面這手間，

水落了出來，淋淋瀝瀝，把

水落了出來，淋淋瀝瀝，把

孔雀牌

(24x25)

M

